

新潮推理20

西村京太郎推理系列之三

污染海域

西村京太郎 / 著 陸 仁 / 譯



大突破、新嘗試

日本武俠(翻譯)小說面世

曲折、緊張、刺激、離奇

日本武俠(翻譯)小說

- | | | |
|-------------|---------|--------|
| ① 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 | (1-4) | 小山勝清著 |
| ② 決鬥者的宮本武藏 | (上下) | 柴田鍊三郎著 |
| ③ 孤劍不折 | (上下) | 柴田鍊三郎著 |
| ④ 秘劍血宴 | (上下) | 柴田鍊三郎著 |
| ⑤ 孤劍奇異門 | (上下) | 柴田鍊三郎著 |
| ⑥ 編笠十兵衛 | | 池波正太郎著 |
| ⑦ 德川家康 | | 司馬遼太郎著 |
| ⑧ 幕末英雄傳 | | 司馬遼太郎著 |
| ⑨ 柳生一族的陰謀 | | 松永義弘著 |
| ⑩ 佐佐木小次郎 | | 川上元三著 |
| ⑪ 單眼獨臂劍魔 | | 林不忘著 |
| ⑫ 里貝八犬傳 | | 曲亭·馬琴著 |

廣陵劍	全八集
絕塞傳烽錄	全四集
武林三絕	印刷中

日本翻譯武俠叢書

岩流島後的宮本武藏	全四集
決鬥者的宮本武藏	全二集
單眼獨臂劍魔	全一集
孤劍不折	全二集
編笠十兵衛	全一集
孤劍奇異門	全二集
秘劍血宴	全二集
佐佐木小次郎	印刷中
德川家康	印刷中
幕末英雄傳	印刷中
柳生一族的陰謀	印刷中
里見八犬傳	印刷中

推理小說叢書

奇妙的被害者	松本清張著
奔跑的男人	松本清張著
霧之旗	松本清張著
高中生殺人事件	松本清張著
彩霧	松本清張著
時間的空間	松本清張著
骨肉的證言	佐野洋著
無憑無據	佐野洋著
犬神家的悲劇	橫溝正史著

「污染海域」目錄

譯者的話 1

第一章 少女之死 5

第二章 調查團 44

第三章 對決 62

第四章 死者 99

第五章 佐伯大造 135

第六章 憤怒的火花 177

譯者的話

公害——是現代的人給自己，給自己的土地，給自己的生存環境所帶來的「污辱」。它不僅損害了無數生靈，而且也造成大地上一切自然物，包括空氣、泥土、河川、海洋乃至地下水之死滅。公害，應該是本世紀下半葉人類所犯的最可怕的罪惡。

如果一個地方的海洋受到嚴重污染，魚蝦貝類瀕臨死滅，而該地的漁民又必需依靠撈捕僅剩的魚蝦以維生，那麼這些漁民不但抵死不肯承認海洋已經受到污染，還要向環保單位請求出具無污染證明，以保他們撈獲的魚類價格。這時，漁民的悲劇是雙重的。並且還要引發企業方的有恃無恐，外加官方理直氣壯的顛預。

本書——『污染海域』所處理的，便是這種艱難而複雜，而且隨時必須面臨兩難的局面。

事件由一封寫給年輕的充滿熱血的律師中原的信揭開了端緒。一個十七歲的少女梅津由佳，在距東京大約兩個多小時車程的伊豆半島一個叫錦浦的地方的工廠工作，得了氣喘病。她知道此病是因為她所上班的石油廠廢氣造成的，她向廠方請求補償，廠方不承認是廢氣造成，自然也不會給予任何補償。於是這位可憐的女孩只好寫信向小有名氣的中原律師求助。不巧的是中原律師剛接下一個大案子，一時無暇顧及這位女孩的控訴。才不過一個禮拜，中原忽然看到報上一則小小的新聞，報導梅津由佳自殺身死。由於她的病未被認定為公害病，住院治療又要被工廠開除，傷心之餘，只好自尋絕路。中原一方面自責，一方面激於義憤，於是毅然挺身而出，決定去查個

水落石出。

時代背景大約是一九六〇年代後期，日本已進入高度成長時代，創造了舉世爲之側目的經濟奇蹟。隨工業化及經濟起飛而來的是不知伊於胡底的公害問題，美麗的日本列島已經成了「公害列島」，公害問題這才受到全國上下普遍的關切，一九六七年乃有「公害對策基本法」之頒布，繼而有「大氣污染防治令」「騒音防止法」等相關法令相繼公布出來，「痛痛病」「水俣病」等也次第被公認爲公害病，病源也都有了歸屬。

然而，這些都是經過多年的民間反抗運動與學理上的探討研究始帶來的果實，易言之，水俣病也好，痛痛病也好，都是大規模的污染，經民衆的集體自救運動，好不容易地才獲致的成果，若干弱小民衆團體，依然有控訴無門的淒苦。本案是發生在伊豆半島上的一樁小小命案，自然難免受到忽略。這也正是作者欲假託這位渺小的一名律師表達出的一腔義憤。

大凡公害事件都是極其艱難的。首先是病源的確定與證明，都須經年累月，做一番艱辛持久的努力。這位無權無勢無財力的一名律師，僅憑一個少女自殺前寫來的一封信，就單槍匹馬前往陌生土地，準備與龐大的對手——包括企業與行政機關——對抗，簡直就是螳臂當車之舉。但是，他明知其不可爲，而仍然勇往直前，毫不反顧。

抵達當地一看，果不其然，海是污濁的，褐色的油膜覆蓋着原先美麗的碧藍海域，臭氣薰人欲嘔，天空也是一片灰濛暗淡。毋待任何專家學者之類，其爲公害地區，一目瞭然。然而，巨型企業太陽集團傘下的新太陽化學却振振有詞地說：排出的廢氣廢水始終恪遵政府所訂的標準，絕未逾越。

在公害問題普遍化、深刻化之後，隨着人們對公害的關心增強，一旦發生了某種障礙或病

症，民間運動或受害人的連繫也會隨之而加強。然而，在本書裏，衣食之母的海洋被污染的漁民們却連名向縣政府請求證明沒有污染，而由企業所捐贈的市立醫院裏的醫生們，也根本不承認有公害病。

在這種整個地區、所有居民都否認公害的狀況當中，中原律師發現到一名高中教師，竟然憑一己的毅力與見識，率領一羣天真的學生，從事空氣與海水的檢驗，三年來從未間斷，而且留下詳盡的記錄，有時還印發傳單，提醒愚昧的人們應該關心自己的居住環境。中原覺得總算吾道不孤了。

不料在這當兒，以那位高中教師唸大學時的老師為首的冬木調查團來到本地從事公害調查。原來，這個調查團竟也是暗中受到企業控制的，因而在做了僅僅兩天的調查之後即公開舉行「中間報告」，幾乎要斷定此地未發生公害。

全書到此，一直都是對公害的控訴，不料這時冬木調查團團長冬木教授突然遭謀害，使本書後半展現了緝兇的推理、解謎主題，而不僅僅是一篇對企業的控訴小說而已。

本書作者在此那麼尖銳地撲捉住漁民與企業利害一致的奇異現象，尤有甚者，還對明知企業給地方帶來可怕的公害，却因為企業方以捐贈市立醫院及高中若干現代化設備的方式略施小惠，即迫使居民不但未加反對公害，還不惜歌頌企業及企業主，非到災害降臨身上，只顧執着於眼前小利的愚昧與利己主義，做了一番強烈的揭露與針砭。

中原律師赤手空拳，給他幫助的又只有那麼寥寥可數的幾個人。但是，他們沒有退縮，即連挫敗之色濃起來時，他們依然堅持下去。而正義終究可以戰勝邪惡，這是人世間一項不移的鐵則。這也正是作者所欲告訴人們的真理，並且該也是作者欲藉本書來表達的憤怒吧。

作者西村京太郎，本名矢島喜八郎，一九三〇年生，畢業於電機工業職校，當過十年間的公務員。其後，邊學小說創作，邊從事多種工作，當過卡車司機、保險公司外務員、私家偵探、警衛等，遍嗜人間各味。一九六三年以『歪曲的早晨』榮獲『オール讀物』雜誌第二屆推理小說新人獎，躍現推理文壇，六五年以『天使的傷痕』獲推理小說的最高獎江戶川亂步獎，躋身名家之林。從此佳構一部部寫成，量多質精，很快地成爲暢銷作家，近年更屢屢列名高所得排行榜內，可見其受歡迎的一斑。

第一章 少女之死

當

那個少女的來信寄到事務所的時候，中原律師正在接手辦一件重大的案子。這裏說是重大的，其實說是賺頭大的，也許還來得更正確。

中原律師在年輕一輩的民事律師當中，是公認的幹練之士，辦起案子來，也算得上是有良心的；儘管如此，却也無法光接賺不了多少錢的——即所謂的「良心的案子」。

有時，雖然十分不樂意，仍然不得不接下一些可供他撈一票的活兒，否則事務所實在沒法維持下去。因此來自少女梅津由佳的信，儘管心裏頭惦掛着，結果還是給挪到後面去了。

這樁「重大案件」告一個段落後，當中原在經常光顧的一家咖啡店喝着咖啡，不經意地拿起店裏的報紙掀開的時候，他不由地愣住了。

他一把抓起那份報紙，不理睬一旁瞪起眼睛的女侍，一陣風也似地衝出了咖啡店。踢開一般地闖進事務所，裏頭的秘書小姐高島京子也瞪圓了眼，怔怔地往他看過來。

「律師，您，您怎麼啦？」

「大約一個禮拜前，西伊豆的一個名叫梅津由佳的女孩不是寫了一封信來嗎？」

「有。早給您過目了。」

「讓我再看看。」

「已經歸檔了。是怎麼回事呢？您說過，這封信慢慢再回吧。」
「是說過，可是錯了。妳趕快找給我吧。」

京子不解地側側頭，從文件架裏找出了那封信，放在中原的辦公桌上。
廉價的信封，有「中原正弘先生」字樣。這先生兩個字，強烈地刺進他的心坎裏。
中原抽出了信箋攤開。另外有一張一萬圓的郵政滙票。

聽說您是了不起的律師，所以冒昧寫此信，請求您賜助。

我是住在西伊豆七浦的一個十七歲女孩。兩年前起在錦浦的一家工廠工作，最近身體不舒服，常常有氣喘的發作，難過極了。我認爲這是工作的關係，所以請求公司補償，可是公司的回答是：如果住院，便要開除。

我家只有臥病的母親和年老祖母，如果我住院，生活馬上會發生困難。因此，我想請您幫助我，讓我能從公司請到補償費。

我是生平第一次給律師寫信。有些朋友告訴我請律師要花好多錢，可是我沒有錢。這裏奉上一萬圓，是我的全部財產。

中原正弘先生

梅津由佳 拜上

中原把信讀完，細心地折疊起來，放進口袋裏。

「我現在要到西伊豆跑一趟。」

京子一聽，連忙看一眼牆上掛鐘說：

「這個時候？到那邊，已經很晚了。」

「我知道。希望早一刻到那邊。」

「您決定接下那個女孩的委託是不是？」

「我真希望是，可是我這一趟只是爲了負起責任。」

「您說責任，是什麼意思呢？」

「看看這個好啦。」

中原把咖啡店裏的那張報紙擲在京子前面，並補了一句：

「看社會版的一個角落。」

「是不是有什麼讓您這麼吃驚的新聞？」

京子微笑着掀開了報紙，但是這微笑立即在她臉上凍僵住了。

△四月十日靜岡訊▽，住伊豆七浦的梅津由佳（女，十七歲）日昨從觀光船「龍宮號」上投海自殺。由佳小姐約自兩年前起得了氣喘病，時而發作，但未被認定爲公害病，住院又有被開除之虞，深爲煩惱。威信這就是她自殺的原因。……

京子擡起頭看看中原。中原看看腕錶。京子說：

「可是律師，她的自殺不是您的責任啊。」

中原搖搖頭。

「不，是我的責任。」

2

抵

達沼津時，夜已來臨。到七浦有班船，但是末班船已經開走了。

中原叫了一輛計程車，吩咐司機開往七浦。

「是個小漁村呢。有什麼急事啊？」

司機詫異地問起話來。接着又說：

「半路上有個叫錦浦的地方，才更好玩。自從那裏設了相關產業工業區以後，酒吧開張了，脫衣舞劇場也有了，還蓋了一家觀光飯店，蠻不錯的。附近也可以叫到藝妓，呼之即來呀。」

「不過錦浦那邊，公害很嚴重吧？」

年輕司機聽到中原這麼一問，縮縮肩膀說：

「公害嗎……是有些人在吵，可是大夥都有錢賺，稍稍受了一點害處，也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吧。」

聽那口氣，好像認為吵是不應該的樣子。這司機，八成也因為相關產業工業區成立了以後，而增加了不少收入的吧。然而，中原倒無心譴責這位年輕司機。不說別的，中原自己平時也自以為頗為關心公害問題的，却對一個十七歲少女被逼迫的心情，竟然未曾給予適當的關注。就這點來說，中原和這位司機，豈不是五十步與一百步嗎？

近午夜十二點才抵達七浦。

正如司機所說，是個小小漁村。剛好月亮昇上來，淡藍的光輝照出了靜穆的漁村。夏間應該

是遊客麇集的海岸，四月下旬的這一刻，闐無聲響。

中原找到了一家客棧住下來。一顆心早飛到自殺身死的少女梅津由佳住家，可是在這樣的深夜，實在不便去打擾。

第二天早上，中原吃過早點後馬上趕到梅津家。

是幢海邊的陋屋，小小的庭院裏擺着漁具，但一看即知好久沒有使用過了。

玄關口也靜悄悄的。

叫過門，把入門打開，一股香味立即把中原裹住。

正面設着靈壇，一個六十許的老婦人坐在前面。想是梅津由佳信裏提到的祖母吧。

「我是從東京來的，敝姓中原。」

中原遞出了名片，老婦人只是茫茫然地看着他。

「請讓我也燒個香……」

中原再開口，老婦人這才動了一下身子，低聲說了「請」。

中原上前看了看遺像。有黑緞帶的裝飾，比他所想像的更活潑年輕。看那開朗的笑容，令人難過之極。中原低下頭上了一炷香，這才面向老婦人。

老婦人依然不看一眼名片。

「我是律師。」中原只好開口：「由佳小姐過世前一個禮拜，給我寫了一封信。」

「信？」

那茫然一片的臉上，這時才湧現了生氣。

「是，她給我寫了一封信。」中原點點頭說：「她告訴我有病，要我幫助她。我相信她希望

她的病被認定是公害病。不巧我正在忙着別的事，所以沒有回信。所以由佳小姐的死，我也有一份責任。」

「這是哪兒的話……」

「不，我的確有責任。所以我在想，如果我能够，不管什麼事，我都願意盡力。」

「可是……可是……」

「由佳小姐雖然是自殺，不過如果她得的是公害病，那麼她可以說是被公害殺死的。應該向工廠和縣政府抗議。我來幫忙。如果您願意提出告訴，我會替您辦。請您讓我來做好嗎？」

「可是……」

「可是什麼呢？」

「我們那孩子，真的是受了公害嗎？」

老婦人怯怯地問。中原微微地感到焦灼。爲什麼不把憤怒更赤裸裸地顯露出來呢？難道是悲哀太大，把憤怒壓碎了？或者，她那種古老的生活方式，使她不曉得如何讓憤怒表露出來？

「由佳小姐是不是生來就有氣喘病？」

「哪兒的話！」

老婦人強烈地搖了搖那日炙的臉。

「那麼是到錦浦的工廠工作以後才得病的？」

「是。是到新太陽化學上班以後才有的。開始上班是兩年前，可是開始咳嗽是今年以後。好難過好難過的樣子。」

「由佳小姐身體呢，是不是不太強壯？」

「不，不！漁夫的女兒，哪有不強壯的。」
老婦人嗓音低沉地說。中原再次瞥一眼遺照。那影中少女露着那麼健康似的白齒笑着。

「那就沒錯了。是公害。」

中原斷然地說。

「是嗎？」

她還是那麼客氣，但臉上不再充滿卑屈之色。看樣子，這位純樸的老婦只不過是不曉得如何與漠漠然的名為「公害」的對手戰鬥的吧。並且，也只是不曉得如何表露出體腔內的憤怒吧，中原默默地想。

「一定是的。」

中原加強語氣又說：

「由佳小姐雖然是自殺，但跟被殺一樣。咱們應該告公司負責人和縣府的負責人。如果您不嫌棄，讓我來承擔這工作。不，不，一定讓我來做。」

「可是……」

老婦人依然欲言又止。

「怎麼回事呢？」

「告了以後，公司會給錢嗎？」

「您說錢嗎？」

「他們不會給的，是不是？」

「不，不，沒這回事。我會幫您把補償費要到。」

「沒有錢，我們真沒辦法的，因為我媳婦也病着……」

老婦人停住了，把眼光投向內室那邊。想是病人躺在那裏吧。

接着老婦人用難以聽聞的低沉的口吻，說了正當盛年的獨生子，四年前在海上作業時，突遇強風落海而死；本來不想讓小孫女上工廠工作，可是家計實在維持不下。末了還深深地自責：說不定逼迫孫女自殺的是我。

這種自責的話語，在中原聽來正好是指責他的話。

「請不要責備自己吧。」

他的意思是：應該受到責備的人，要多少有多少。

「那麼您同意交給我來辦啦？」

「可是我們付不起律師費……」

「由佳小姐已經付給我了。她付了一大筆的。」

中原說。

3

中

原從七浦的小小碼頭，搭上開往錦浦的船。

這是艘命名「龍宮號」的觀光船。船首有龍形裝飾，整個船身髹成朱紅色。

是一艘小遊覽船，坐了三十個人便會客滿，不過目前非觀光季節，乘客寥寥無幾。海風雖冷峻，中原仍在船首附近坐下來。

他滿臉的嚴肅。他向由佳的祖母梅津阿德女士許下諾言，這一場官司一定打贏。但是，中原

也十分明白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沒有比公害案件更難辦的了。證明因果關係非常困難，而且必定曠時廢日。連由佳的氣喘病是否能够證明是公害造成的，他都沒有自信。然而，無論如何這件工作他非做不可。

他發現到錦浦漸漸近了，而海面上也出現了一層褐色的油膜。可能是油輪漏出來的廢油吧。海本身就是污穢的，透明度低得令人詫異。天色也沉甸甸的。

中原蹙着眉，看守着漸漸接近的油庫羣和工廠的煙囪。

十幾年前，他曾經來這裏釣過魚。是個小小的漁港，記得海好美好美。可是如今出現在眼前的，却完全不一樣了。

靜寂和穆的錦浦灣被挖開來，巨型碼頭伸向海上。就在那兒，停靠着一萬噸級的油輪。這還不止呢。碼頭的延長工事正在進行着。

龍宮號在巨大的油輪旁哈腰縮肩似地溜過去，開到港內一角破舊的木製碼頭上。在這裏，觀光船似乎只不過是一個完全的配角而已。

中原下了船。海水看來好像沒有東京灣那麼厲害，却也一片茶褐，蒸騰着臭味。記得從前也有臭味，但却是海藻乾一類的味道，勿寧是芳香的。這一刻充滿在那兒的臭味，却絲毫不能給人樂趣。

儘管如此，海灣內倒仍有幾艘小舟出海，老漁夫守着釣線。這種髒兮兮的海裏，究竟能夠釣到什麼呢？

中原向街路那邊移步。曾經飄浮着海味、乾海藻味的道路全給鋪上了柏油，車輛驕橫地來回着。彈子房和酒吧特別多，都是以前所沒有的。跟着膠質拖鞋的工人們在街道上彳亍，好像正是